

真文忠公政經

明刻本
陳仲魚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禁
中端平乙未夏五 公薨後兩月 從臣洪公
舜俞咨夔在 經筵

上出 公心經曰 真某此書



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為之序 洪公退嘗與
邁言至相顧隕涕既而 洪公亦告瘁不知是
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

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睢邱鄉友趙
時棣宗華為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

側遂得此經寔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宗華令大庾録梓縣齋以一帙見昇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之書鑿鑿乎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為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為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為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為富文

依宋刊大字
本校改

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為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烏乎國步用忠獻公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永乎淳祐二年月正人日門人王邁序

真文忠公政經



康誥王曰嗚呼小_人封惇瘝乃身

病惇瘝也

敬哉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

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

小惠不惠懋不懋

一故事不順其行不勉其足不

勉則自無怨

又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囚之要辭服膺思念

至于旬時旬

三月時至蔽要囚

至大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
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
古入官議事以制制因事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
學牆面滋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
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
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
官乃和不和政亂也危危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

匪其人惟爾不任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
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
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師虞衆庶言同則繹繹也繹多

獨斷

又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

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
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
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
外于大猷

君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夏暑兩小民惟曰怨咨怨嘆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祁大寒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
寧

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度詳審也

所造具備俱至師聽五辭辭五刑之辭五辭

簡孚簡核正于五刑無疑然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之宥五過之疵也病惟官位勢

惟反報德惟內讞惟貨賂賂惟來訶其罪惟均此以

而宥者故有當刑而罰當罰之其審克之審謂詳度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

有象惟貌有稽周禮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嚴敬

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命均非佞折獄捷謂

惟良折獄良謂長厚罔非在中察辭于差辨非從惟

從非從我意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與衆咸

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又曰獄貨非寶得貨獄惟府辜功罪功聚辜報以庶

尤罪衆

周公曰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

之此周公之言而載于史記故附書之後

易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有山下

明不為遠故明審庶政不敢輕於斷獄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在火之高

明無不照情明則輕故言謹謹之過則留獄故言不留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離明照察之象故以折獄震動

威斷之象故以致刑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感水變中孚之意

緩死中孚之意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與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請益曰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

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
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
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
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夫論郵罰麗於事

必即天
論言與

天意合論或為倫倫理也郵過也麗附也凡
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善怒凡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

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記與衆共之衆疑
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故事曰比
猶輕重
必行

利反
例也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
心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
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

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
子曰吾見其政也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
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
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
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
以斷故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
其美乎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
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
得人人而濟之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
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視民如傷

傳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
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大叔問

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
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
有畔其過鮮矣

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目之積邨民之故也
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
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
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
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

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逝死非逝富也
季羔為衛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蒯躄之亂
季羔逝之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
隙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
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
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
時而逝我者三何故哉曰斷足固我之罪無
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
之免也臣知獄決當論見君愀然不樂見君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遺
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

漢曹參為齊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
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
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
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齊國安集大

稱賢相

張敞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文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翁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

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無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雖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汲黯治官理民好清淨無文法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

成就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
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
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
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
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
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
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朱邑少為舒桐鄉畜夫廉平苛以愛利為

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遺遇之有恩所
至吏民愛敬

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
石不能禽制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為
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
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
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

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
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
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
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
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
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盜
賊遂單車獨行至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
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
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遂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廼躬率以儉
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蒞五十
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劍刀
者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
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
獄訟衰息

召信臣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

民如子所居見稱述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
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
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
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
闕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
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作均水約束
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
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
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
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
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之曰
召父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
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
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之借牛而
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

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
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
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
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民
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若事
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
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
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
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任延為九真太守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
民嘗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
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
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
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
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
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
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

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多名子為任初平帝
時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
聲侔於延

劉昆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白火叩
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嶠黽道
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
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
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
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甚

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
與交阯比境嘗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
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
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
於道嘗至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
去珠復還

劉矩為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
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尋

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
尋其主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市
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
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鬣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
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世對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官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
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
人選一大錢受之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農事既
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學覽初到亭人有陳
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
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
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務孤苦身投老奈
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

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
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時
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
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
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
鳳故不為也

王暢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詠曰懇懇
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奔舉阜
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
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納其諫更
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隋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
田積年援據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
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
兄弟心如何諸證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
乞外更思遂還同居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病合
家避之父子夫婦不相看養孝義道絕公義

患之分遣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安置聽
事暑月疫時或至數百公義親設榻獨坐其
間所得俸祿盡用市藥迎醫療之於是老差
諸病家子孫慙謝後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
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遷并
州刺史下車先至獄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
餘日決斷咸盡方還吏新訟不立文案遣當
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不盡公義即宿聽
不還閤或諫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荅曰
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
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
伏後有欲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小事
何忍勤勞使君訟者皆兩讓而止



賁文忠公政經

徽之歙縣催科素難嘉定中有為宰者措置
夏稅秋苗以一都為一簿與諸都保長相約
每日引三四都某都以甚日當限自近而遠
謂如初一日引第一第二第三都初二日引
第四第五第六都至十四日而諸都畢又自
十六日再輪至二十九日而畢所以虛十五
日者以其有小盡故也其簿居常置定堂中
閑暇輒一緝閱至某日某都當限則携是簿
以出令保長當廳拋箱知縣據案令鄉司當

廳批消即與押字而保長者即出無羈留之苦無引展之費安得不如期以來又慮諸廳期限之不同則保長又須伺候於是開會諸廳限日悉同保長以一日在縣了諸廳之限即下鄉催科每半月繞一到縣為力不煩得以從容為官辦事此一法也

一隆興豐城人戶多委掌攬輸賦而掌攬不以時納嘉定中有為宰者措置每都出一青冊每板開稅戶二名第一行書每戶第二行

書幹事人三字第三行書掌攬人二字從本都保長傳至稅戶取會如係本戶自納即於第一行云自納或委幹事人納即於第二行書其姓名在何處居或委掌攬人納即於第三行書其姓名在何處居諸都人戶稅賦無不知其去着者於催科為尤便此又一法也

一潭州諸縣皆有掌攬籍額為掌攬者入狀召保仍納抵產乃許充應無詭名之弊無私下掌攬而名不在官之弊無公吏罷役等人冒

充之弊此又一法也

一寧國宣城催科亦難辦嘉定中有宰到官首
召諸都保長來飲之以酒而與之約曰自今
官不以一毫擾汝汝亦毋得以違吾信命同
僚皆哂其迂謂此間保司雖撻罰不能使之
畏豈杯酒所能堅其約乎既而三年之間無
一違信命者鞭朴束縛而不用此又以誠意
感人之效也

一鄉邦有老於吏事者嘗於保司限到率當廳
引展鄉司輩皆無所獲又恐生他弊則明出
令每引以錢若干文繫于引之腰拋之箱中
保司所費不多而鄉吏亦沾微潤此雖瑣末
亦可為法

一潭之醴陵慶元間有名士為宰者每省限滿
點追到官或十人或六七人宰謂之曰汝等
罪當杖然不忍皆杖也則使探闔而受杖被
刑者少而人皆知懼此又一法也

以上數條皆可來用而歙縣造簿令限之

法尤為切要蓋簿書乃財賦之根抵財賦
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故縣
令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近世不然
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為宰者罕曾親
閱則所以催科者鄉司之草簿而已彼
其平時飛走產錢出入賣弄無所不至若
據其草簿以催科則指未納為已納已納
為未納皆惟其意所欲官賦之陷失人戶
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歛縣之法則各都
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謂催科之
權在已而不在吏則不擾而辦在吏而不
在已則擾而不辦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
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歛縣之法故予
於此尤惓惓焉

右政經附錄

西山帥長沙咨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
某猥以庸虛謬當閫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荅
朝廷之恩俯惠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

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
為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為俗素以淳古稱比
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
知昔人所稱良不為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
善已為文諭告俾興孝弟之行而厚宗族鄰里
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枉於故習若夫
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
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
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

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叶和親族賙濟鄉閭為
眾所推者請采訪以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
勸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
昔密學陳公襄為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
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其民民
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
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
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

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
律已以廉

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
汙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
莫能自贖故此以為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
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
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
當理不可得也

涖事以勤是也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
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
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
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
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囚圜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鬪舞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紓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

乎

招引告許

告許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
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
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
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
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
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
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
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
為此

科罰取財

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
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
害也不可革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是也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

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

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為先某之視侯無能為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為有不合於理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

之幸甚

某咨自上

府判職曹以下諸同官

會集十二縣知縣議事以詩送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卮酒重煩散作十分春

諭俗榜文

太守叨蒙 上恩擢守湘土深惟 朝廷委寄

之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為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弟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弟為先蓋人之為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為人子者雖竭

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求療弗力親歿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大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同本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而致爭錐刀小故而興訟長不恤幼卑或凌尊同氣之親何忍為此潭湘舊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

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
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為
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為不
孝不弟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
加誨諭令其悔改昔後漢陳元為母所訟
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為
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
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
悟息訟同居如初况此邦之人本來易化

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訓言
下非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
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
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母忽

齒者列也言既以不孝不弟被刑即是
頑惡之人不得與良民並列也

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
本同祖宗血脉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鄰里
鄉黨雖比宗族為疎然其有無相資緩急

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情義所關亦
為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視以為輕小
有紛爭輒相凌犯詞懇一起便為敵讎有
一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世同居
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曾加旌表至今稱
為義門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列
奏蒙 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為義談江湖
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為義舉
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
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
來恩愛浹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以輕
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叶親族調
濟里閭為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
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
爾民其勉之無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
為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為百姓者不
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為

心不啻飢渴視事云始切切講求已轉牒
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除其十害
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
蒞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
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
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
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
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
愁嘆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
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
實封許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
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意更相勸戒非
法之事莫妄作

如豪強凶橫吞謀貧弱奸狡詐偽欺騙
善良教唆詞訟計囑公事聚眾鬪毆開
坊賭博居停盜賊屠宰耕牛酤賣私酒
興販雜物如此之類皆係非法
無理之事莫妄興

如事不干已輒行告訐裝撰詞說夾帶
虛實如此之類皆是非理

或目前所為未免害人若能幡然悔悟去
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改
之為貴周處三害終為名賢父老其以此
意為鄉閭子弟反覆解說必若教之不悛
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有
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母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
之子弟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為太守者
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實
意諄諄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
說為衆開陳使之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畏
法田里無追呼之擾公庭無鞭朴之聲民情熙
然化為樂國豈不美哉故令榜示各宜知悉
知泉州軍州事

當職昨守此州首末三年初無善狀豈謂邦
人亮其疎拙既去之後猶不相忌當職亦每

每稱嘆士風之美民俗之厚未有如溫陵比
者十四五年之間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
思念至聞永德二邑之寇難則為之悽愴聞
歲事不登民生憔悴則為之慨嘆不圖間散
之久忽蒙 上恩再付郡寄疾病衰羸本不
欲出又念泉人相愛之深不忍固辭黽勉一
行今已到任凡百政事悉遵前任日規模及
以仁廉公勤四事與僚屬更相勸勉期不負
邦人屬望之意惟士若民亦宜各崇禮義各
勵廉耻各修孝弟忠信之行使士風之美民
俗之厚有加於往時是又區區所望於泉人
也當職此來精力雖非昔比然勤民之心不
敢以衰病而或怠倉庫空虛前所未有然恤
民之心不敢以匱乏而少改爾民亦宜體念
此意詞訴之可已者不必重紊官司賦稅之
當輸者不必更待催督使當職聽斷之餘頗
有暇日而官俸兵糧粗免欠闕庶得一意為
爾民思長久之計不為細故末節所妨當職

此來非有所貪慕惟欲興利除害使此邦復
還樂土之舊而已比者入境之初延訪父老
田里利病雖已略聞本末曲折未能周悉凡
士民有知其詳者遇見客受詞之日不惜條
陳以告當如斟酌次第施行今後郡政或有
未合事宜亦願指陳毋隱庶幾利日以興害
日以除年歲之間漸還舊觀此當職垂老復
來之本意也故茲晚諭各宜知悉

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
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為爾開說凡為人子
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叶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
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苦妊娠將免九死一生
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携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
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
鳥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為
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
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

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
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脉未遠豈宜相視便若
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
恩意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
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省事息爭
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
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
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
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奉汝喪官棒本因小忿

遂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
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賭是莫太虧賄
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濕米
水肉尤為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為宜分數太多
貧者受若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
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灾賭博不戒多至為盜
游手浮浪必因窮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
今為此民復來有大不平當為伸雪有大不便
當為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於我

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

如悖父母陵犯尊長健訟無理毆人重傷開坊聚賭停盜宰牛教唆詞訟欺騙財物等事皆是違法

舊來有過各許自新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善良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衆共誚責凡此怙怛欲曉編民讀書為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兩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灾名和其始自今永為樂國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澤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為州蠻

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
訟想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
未有不為所汚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汚者
士之醜行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
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
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
隱微之際最為顯著 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
顏 同僚力脩冰蘖之規各厲玉雪之操使士
民起敬為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

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且以薄尉求之薄勸於勾稽使人
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
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
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
荼毒之害發一掊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
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
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
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

正統
四十一
狃之咎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
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
之財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
曰怨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
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
怛為心而以殘忍掊剋為戒則此邦之人其有
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
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翫公法
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
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為法也然人之情
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
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
能公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
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遂
乎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
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
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
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

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
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為民者不可
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為士者不可以不
勤况為命吏所受者 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
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孤
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
遊為高以勤強敏恪為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
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 大禹聖者
猶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捕
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水今 國條共體
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斂非節序毋出遊
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
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
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
未能無愧顧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 聖賢許
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
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止也准事之初敢以
誠 告幸 垂察焉

勸諭事件于后

當職入境以來延訪父老交印之後引受民詞
田野利病縣政否臧頗聞一二今檢舉前在任
日約束及今來合行事件開具于后

崇風教

一嘉定十年到任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道
所先莫如孝弟編民中有能孝於父母弟
於兄長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訪以其
實上于州優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關侍

養或父母在堂別蓄私財或犯公陵忽不
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忿爭遽興骨肉之訟
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後據廂官申到黃章
取肝救母吳祥取肝救父各行支賞外又
有承信郎周宗強割股以療親疾延請諸
州設宴用旗幟鼓樂送歸其家晉江縣申
到劉璣有母百歲璣年七十孝養彌謹既
加優禮又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洙女
良子剗股救父隨即痊愈亦立懿孝坊自

為之記又據百姓吳十同妻愬子吳良聰
不孝審問得實杖脊于市髡髮居役其他
勸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佐勤行訪問
如民間有孝友篤至之人保明申州待加
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為父兄所
愬者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苟能悔過
姑許自新教之不從即加懲治甚者解州
施行庶幾可做愚俗

一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
加開諭往往幡然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
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裁斷亦須先
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
當官監析其有分產已平而妄生詞說者
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今請知佐每聽訟
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為先庶幾可革偷薄
一學校風化之者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養
為意者贍學之田或為豪民占據或為公
吏侵漁甚至移作它用未嘗養士其間雖

名養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
學習讀或雖住學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
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誦習經史凡此皆
有失 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請知佐
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鈎考毋令滲漏
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
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
各令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
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
皆為有用之材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淵藪名德聞望相繼不絕近
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間蓋有議論至
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風之盛誠非它處
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有懷材抱藝而沉淪
不偶守道安貧而不肯苟求者宜以禮延
請致之學校使後有所師法仍以其姓名
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犴

一獄者生民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為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枉濫訪聞諸縣間有輕寘人於囹圄而付推鞠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捶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因糧減削衣被單少飢凍至於交迫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為之潰爛或屋瓦踈漏不修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蝨之害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因病不早醫治致其瘦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為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飯食居處時時檢察嚴戢胥吏毋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於大辟死生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勘獄先經縣丞蓋慮知縣

事繫不暇專意獄事亦州郡先付獄官之意也竊慮屬縣有悉付其事於丞不復加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徑取上囚徒就廳鞫問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縣以獄事為重專任其責雖與縣丞同勘即不許輒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款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聲亦不宜使之干預

平賦稅

一前在任日曾約束輸納二稅自有省限官司先期催納在法非輕至於預借稅租法尤不許若公吏私借者準盜論今聞屬縣有未及省限而預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預借五年之稅五年而預借六七年之稅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為始須及省限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及通年未納稅賦不許更行預借所有公吏私借之弊併委知縣嚴行覺察務令盡絕

一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自量自槩止收槩下三升為耗諸縣亦一體施行今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至取及二三斗者自今仰並照州倉交納體例令納戶自行量槩毋致少有過取其案吏倉斛非理乞覓一切除罷受納官耳以身率下庶幾可革蠹弊

一昨來節次約束逾年逖閣之數當與除豁不許勒令保長代輸其就州納者州鈔下縣縣吏不得藏匿立請主簿消注其就縣納者即與印鈔給還仍對銷官簿不許重疊追催及以呈鈔為名輒行追擾今來訪聞諸縣於前數弊色色有之人戶不勝其苦為保長者尤所不堪甚至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代納違法害民莫此為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並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初令第五等戶產錢一文納見錢七文足應于廢費已併在中今來

訪聞諸縣公吏於七文之外又取糜費或
反多於正錢殊失前政寬卹之意今仰悉
從革去正錢之外不得增添分文反為下
戶之困

禁苛擾

一前在任日曾坐 條行下諸縣應文引只
付保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諸色公吏輒帶
家人下鄉搔擾者並從 條收坐自後犯
者懲治非一又鄉書等人每過鄉民收割

輒至鄉村乞麥乞穀因人戶有訴已將犯
者編配及尉司弓手不因捕盜而多帶家
丁擾害鄉村人戶亦屢曾懲治是時田里
間無一吏迹今聞數年以來此弊復作官
司未有一事便輒差人下鄉縱橫旁午為
害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更不許仍循前
弊兼本州既不專人下縣則縣邑亦豈應
專人下鄉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鄉村
乞覓委知佐嚴加覺察務令盡絕

一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引
令公吏保司買物及因南安丞廳出引付
保司募役人買布因而妄行科配致人陳
訴已將犯人斷罪刺環及將縣丞取問令
來訪聞諸縣仍有此弊仰知佐廳日下一
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司買物以致科
擾人戶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束

聖節錫宴在近竊慮諸縣循習成例或於
行鋪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支錢或於民院
科配錢物并借借器皿幕帟之屬因而乾
沒或妄追鄉村農民充樂社祇應或勒令
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人訴後因
惠安人戶陳訴縣吏令粧束喬鼓祇應筵
會已將犯人重斷勒罷又因春春人戶陳
訴縣吏因上元放燈科買燈油不還價錢
亦將犯人重斷錮身監還并牒諸縣今後
上元放燈不許白科鋪戶油燭等物今來

並照前來約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一昨因晉江縣為造軍期船敷買人戶桐油赤籐等物不還價錢遂將承吏斷配仍約束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今來訪聞諸縣因本州拋下赤籐麻皮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時直還錢甚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錢買納入納之時公吏又有需乞為保正者其何以堪仰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官從長區處務令不擾而辦毋容縣吏並緣廣行科配及仰令保司陪備

一昨因晉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修造錢其承引人輒將三植院佃戶打縛取乞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非甚不獲已毋輒興土木之工其不急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處須管以見錢置場依時價召人申賣不許出引敷率今恐屬縣或因修造輒有敷配仰日下除罷

一昨曾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
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 條收坐今聞屬
縣乃有專事科罰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
幸免貧者被罰其苦甚於遭刑日下各仰
除罷今恐屬縣有因公事而科罰民財者
截自日下並令除罷

昨來約束人户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
乃有專置司局勒令開戶者但知利其醋
錢不顧有傷風教自今唯 法應分析經

官陳情者即與給印公書不許輒有抑勒
今聞諸縣仍復有此甚者差吏下鄉勒令
開析豈有此理仰截自日下並行住罷

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
存恤訪聞諸縣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
尤甚致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
妄有苛擾其初參得替繳引展限之需官
員到任滿替供應陪備之費並與除免今
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復甚焉非當管幹之

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勒令出錢其
害不可勝計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寧賂吏
輩求免是致都分有無保正去處仰知佐
諸廳自今於保正長等人務加寬恤除烟
火盜賊及合變文引外不許稍有苛擾如
官司已存卹保正長而保正長却募破落
過犯人代役在鄉搔擾即當究治施行
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之堡障所當寬養
其力訪聞諸縣科率頗繁致令重困浸成
不濟自今除依法供輸外自餘非必需
索並與除免今聞諸縣視前加甚若使管
下寺院不濟者多則均敷之害必及人戶
仰自今照上項約束毋致違戾

右開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為政之本
領而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
當職於此不敢不勉亦願諸縣知佐以前四事
及今四條揭之坐右務在力行勿為文具其逐
縣公吏有犯上項約束致招民詞當擇其尤者

懲治一二外餘並許之自新人戶亦不必論想
自今約束下日為始少有分毫違背斷不相容
黥流斷刺必無輕恕帖諸縣知佐石井監鎮知
委并榜本州及七縣市曹曉示

帥福建曉諭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為職兵甲盜賊乃其專掌然
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賊息盜賊息而
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
月恭奉 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
於奸貪之吏大哉 王言可謂 明見萬里之
外矣又自 聖上親政之後登進忠賢退黜憚
佞懲治賊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
方廉潔者為之 詔令之下無非為民當司奉

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
首議蠲減科湏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
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毋濫
刑毋橫歛毋徇私毋黷貨毋通關節毋任吏胥
相與精白一心無負 明詔丁寧之意今又以
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
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
時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毋健訟
聖經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感歎

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事出來喪身害
命累及父母乃迷惑之人所為也

又曰訟終凶

言健訟者終必凶也

又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
也 聖經又言用天之道

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收歛之類是也

國地之利

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謹身是不安為節用是不安費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一毫髮一皮膚皆是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何况輕犯刑憲自害身命

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為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為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為爾戢之盜賊剽竊為汝之害當為爾除之爾民

既安其生宜忍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為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右今晚諭各宜知悉



帥長沙勸官閒置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
所以為邦人久處之計在城則置平糶倉儲米
數萬碩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
萬碩歲歲出貨其為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
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
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為賑糶之
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
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

欲公私出力共濟斯民使無餓莩流離之苦夫
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
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
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
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濟彼
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為念者其子孫必
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
心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
之心則必獲天地之祐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
害計之無飢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
又富家之利也况義廩云者非損所有以予之
特出所有以糴之而已於富家無所損而於貧
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擾今
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
司不計產彊敷之也自置糴場自收糴錢官司
不遣吏監臨之也價直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
抑令痛減也况常歲艱民食悉仰勸分今州郡
既立社倉又糴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

為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
今去秋成不遠已委知縣官各行勸諭期以十
月終逐都結成規約申聞于縣縣以申聞于州
其能率先為倡者當加褒賞或謂潭人未易告
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為哉為是說
者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樂善
之君子且兩歲勸令亦有欣然出粟為數頗多
如長沙之賈熊表簡湘陰之鄧居中毛以大攸
邑之武當世劉陽之龍世永李天覺羅延圭安

化之劉孝錫陳洪範李峴張奉世湘鄉之馮楷
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謙湘潭之羅邦臣楊
仁老向曉諭者州郡或借補官資或特立坊名
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聞風欣慕
者乎必若諭之而不從則勸糶舊例蓋有不得
而廢者特不若人自為之則義風興行群情感
悅其氣象不同爾譬之役法然為義役則有輯
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廩猶義役也
勸令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為明白爾民其詳

之

右文忠公政迹

政迹

五十九



